

童年碎片

一

我十一歲學會做飯。

那幾年，我爸爸被關押監禁（他們單位叫「黑幫隊」）過好幾次，有一回放出來後，饑了，就說：「陽啊，你去買些海參回來吃。」

我騎車去了東單菜市場。那是東城區最大的菜市場，很有名，水產池子有好幾個。我在裏面轉了一圈又一圈，把各種水產品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空着手回到家。

我對爸爸說：「東單菜市場沒有海身，只有海參（can）。」

大羊毛胡同有一個清真小飯鋪，我在那兒熟諳了烙餅的全過程。鋪子小、客人多，什麼時候去都要排大隊。我一邊排隊，一邊看大師傅烙餅。每張大餅烙熟了起鍋時，大師傅要用一把刷子蘸上油，在餅上刷一層明油。這是最後一道工序。我照葫蘆畫瓢，全學會了。

有一天我在家烙餅，我爸爸在旁邊看。烙完，我也找了把小刷子往餅上刷油。我爸問：「刷油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飯館裏都這麼刷。」我爸笑了，說：「他們那是做生意，刷上明油好看。咱們是自己吃。」

噢——原來還有這樣的區別。

炒餅也是跟這個小飯鋪學的，方法是：大火熱油炒肉絲和白菜，放鹽，炒到六七成熟，把切好的餅絲放進鍋裏，鋪在上面不攪動。然後改小火，蓋上鍋蓋，慢慢燜。大蒜切碎泡在水裏，等時候差不多了，揭開鍋蓋把大蒜汁和醬油澆上去，用大火，不停地翻炒一通，立刻香氣撲鼻。

這可能是最簡單的一種炒餅方法，我現在仍然這樣做。

在大羊毛飯鋪還發生這樣一件事：一天早起我去買油餅，照例排大隊。排在我後面的，是好朋友小弟的父親黎玉；排在他後面的，是好朋友小建的父親孫景魯。我認識他們，他們不認識我，彼此也不認識。

黎玉是二十年代的老黨員，抗戰時期山東根據地的創建者和主要領導人，與羅榮桓陳毅齊名，解放前夕被整降級，後來是八機部副部長，此時被打倒了，比平民老百姓還不如。孫景魯是三十年代初的老黨員，北大學生，解放初期當過農機化學院黨委

書記，後來也被整降級，此時日子也不好過，不如平民老百姓。

因為排隊時間長，大家都很焦躁。輪到我時，這鍋油餅只剩下一個。黎伯伯對炸油餅的說：「我要這個。」孫伯伯在後邊聽到了，大聲說：「該人家小孩兒了嘛，應該讓人家先買。」炸油餅的看向我。我買，好像對不住黎伯伯；不買，又辜負了孫伯伯的好意；實在難堪。最後當然還是買了，買完撒丫子就跑。

我始終沒學會發麵，也不會包餃子，但擀麵條會。和的麵要硬，擀得要薄，用玉米麵當薄麵，盡量切細。我爸爸是河北人，愛吃麵食，大蒜搗成泥，泡上水，多多放鹽，就能當澆頭，香噴噴吃下一碗麵條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，爸爸生病了。早晨我媽媽上班的時候他還不厲害，後來就發起燒來，躺在床上不能動。

我不懂事，該玩兒還是玩兒。

傍晚，我淘了大米，把鍋座在臥室的煤球爐上，爛米飯。心野在家呆不住，又出去了，結果一玩兒，把時間給忘了。等我回來的時候，一進院子，只見窗縫門縫四處冒煙，像着了火一樣。

我媽媽到家，正把我爸爸攙着，推開門往外走。門一開，濃煙滾滾。爸爸穿着短

大衣，戴一頂解放帽，臉色焦黃，用渾濁無光的眼睛望了望我。他的眼神裏絕沒有責備，但我像被狠狠抽了一鞭子，一輩子不能忘。

他們去了醫院，爸爸得的是肺炎。

那鍋米飯已經從爐子上移開了，揭開蓋兒一看，燒得焦糊。

二

爸爸愛看書，晝夜不去手。一生珍愛的東西唯書而已，沒有任何其他愛好。他從不打罵孩子，但在我姐姐四五歲時，撕了他一頁書，他打了她屁股一巴掌。這是唯一的記錄。

我們家書很多。文革初「破四舊」時，燒了一批，讓我運到貢院的廢品站賣了一批，留下來的仍有很多。

父母燒書盡量避着我們。有一回讓我撞上了，還挺積極，幫着搬運。有個書櫃他們已經清理過了，我又打開翻，翻出一套線裝《石頭記》，問我爸：「這是什麼書？」我爸說：「就是《紅樓夢》，不能要。」燒了。我忽然感覺可惜，再翻出一套

《水滸》，就不吱聲了，偷偷藏了起來。

我去賣書的時候，廢品站的中年男人還問我：「你爸是黑幫嗎？」嚇得我不敢吱聲。他也沒再說什麼。到現在我也不知道，是廢品站規定要詢問顧客的出身，還是他故意嚇唬我。

反正以父母的身份（我媽是「反黨集團」的），他們自己是不能去賣這些「封資修」書籍的，所以才讓我。

我有很多小人書，也不敢留着，都賣了。我和一個小朋友提了四個大塑料網兜的小人書，本來也是要去廢品站，走到北京站大街東北角，迎面來了兩個中學生，問我：「要去賣嗎？」我說是。「那賣我吧，五毛，怎麼樣？」「全要。」我們跟着他倆到了麻線胡同（或者喜鵲胡同），路南一個四合院，安靜無人，很整潔，看不出家裏是幹什麼的。沒讓進屋，都倒在院裏的石台基上了。看得出他倆比較激動，佔着大便宜了。

「破四舊」像一場颶風，破壞力極大，但來得猛，去得也快，過個一年半載，社會又鬆了一點兒。朋友間開始傳閱焚後倖存的書籍。這回我得管別人借小人書看了。有一次我正看連環畫《紅樓夢》，父親走過來，問我看的什麼？我答了。他說：「你

看這個還早。」

國華比我大三歲。一天我去他家，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大書，見我來了，慌忙把書塞進枕頭下，臉也紅了。趁他起來到外屋，我掀起枕頭一看，是繁體字《紅樓夢》。

那是一個男女老少都把《紅樓夢》當黃書禁書的時代。

三

麥收時節，國華自發組織起十幾個同學，到東壩農場二分場參加義務勞動。我最小。

割麥子我還不行，沒那麼大勁兒，試了幾下，手和腳踝都被鐮刀劃了。所以他們割，我在後面揀麥穗。驕陽似火，戴着草帽，曬得昏頭轉向。因為是自願來的，不叫苦。

我們在分場食堂吃飯，能吃飽。但可能是從未從事過這麼長時間勞動，消耗太大，一過晚上八點就餓得腿打顫。有一晚我和小濱餓得在廚房窗外轉悠，裏邊有個老

頭值班，看見了，給我們倆一人一個饅頭一根黃瓜。吃得那叫香啊！世界上沒有任何山珍海味比得上饅頭就生黃瓜。「海參」除外。

分場有個游泳池，我們去游了一次。五十乘二十米的標準池。當時我只會蛙泳，想看看自己能游多長，橫着來回游，請朋友幫忙計數。還沒感到多累時，耳邊傳來朋友的呼喊：「曉陽，一千米啦！」

激動得在水裏撒歡兒，從不敢想自己能游這麼遠！以前多數時間是在工體的「三角池」裏瞎撲騰的，連「深水證」都不敢考。望着那些泳褲上縫着深水證的孩子傲然走進高級的室內泳池，羨慕得流哈喇子。如今我也能成為其中一員了。

此後膽子賊大，常遠途跋涉到車道溝運河和立水橋死水塘裏去游野泳。

勞動結束那天，我們步行回家。打起歪歪斜斜的背包，左挎軍用水壺，右挎書包，大太陽底下，三十多里路，無比漫長。他們人高步子大，走得比我快，我怕迷路，緊緊盯着變成幾個黑點兒的他們，一步不敢停。終於來到我熟悉的地面，人也散架了。走過大羊毛飯鋪，鼻子一酸：祖國啊，我回來了！

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人「獨立生活」。

幾十年後的一天，陳又林說要請我吃飯。那敢情好。他說：「為什麼請你吃飯

呢？因為我要向你道歉。」「這話怎麼講？」又林說：「咱們那次去東壩，你可能忘了，我買了本書，也不知道怎麼想的，在書上寫了幾個字『打倒顧××』，打倒你爸。你看見以後，顯得非常難過的樣子……」「是嗎？」「唉，我當時十四歲，什麼都不懂，可能是老在街上看見打倒你爸的標語大字報吧？你當時那個處境……真是不應該啊！」

我完全不記得這回事，甚至不記得他也去了，除了國華小濱，怎麼也想起別人還有誰。在我有關東壩的記憶裏，沒有任何陰暗的部分。

又林召集了二十幾個老鄰居，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大擺筵席。他向我敬酒，我們都不用再說什麼了，開懷暢飲。他心裏一直攔着這件事，過了幾十年還向我道歉，真不容易，並不是誰都能做到的。這就叫有良心。我跟你說：這世上，有良心的人比較少，有點兒太少了。

四

北京開挖地鐵，工地離我們家只有幾十米遠。明挖地下深達十米不止，用氣錘

把巨大的鋼板樁打下去，防止塌方。我們可倒了霉了，氣錘晝夜不停，「吡——當！」聲音震破天，震得家家戶戶窗玻璃嘩啦啦響。

在這種能把人逼瘋的噪音中，我父親經常長久地站在窗前，凝望窗外，一動不動。要說他是嫌氣錘聲吵，卻沒有一點兒焦躁的反應；更大的可能是陷入了沉思，根本聽不見外界的聲音。社會運動的風暴把他捲入到旋渦中，比物理世界的干擾厲害一百倍。

父親愛思考。他有一個本領：不管周圍環境什麼樣，只要一看書，或者一沉思，立刻就進去了，絲毫不受影響。我更小的時候，在「太平年月」，常帶一幫小朋友把家裏攪得天翻地覆，他在隔壁房間該幹嘛幹嘛，有時能幾個小時呆坐沉思，如老僧入定。在同儕中，他是屬於看問題很深刻的一個人。這本事可能是在戰爭年代練出來的，在窯洞裏、窯洞外、「反掃蕩」的山溝裏，騎在馬上……只要有空，他都能瞬間進入深思，而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。身上總帶着一支筆一個筆記本，思考有所得，馬上記到本子上。也因此，他寡言談、喜獨處、不愛交際、連人情世故也不講，想法常和別人不一樣。不少他的同事覺得他怪，這些都算是古怪的表現。

可惜，他所有的筆記，都在「破四舊」時燒光了。燒筆記的灰燼，甚至不敢扔到

外面的垃圾堆裏，是深夜從我家的馬桶沖進下水道的。恐怖竟會達到這種程度，對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，根本無法想像。而這是當時極普通的事情。

五

這時，工地卻成了孩子們的樂園，好玩的東西太多，但凡有空，全往那兒跑。

有一天，我和一群大孩子國華、小明等去了工地。不知是誰提議：分撥兒砍石頭玩兒。所有大孩子一撥兒，共七八個人；我一個人一撥兒。當然是起哄開玩笑，可石頭子是真的。工地上「掩體」多，「子彈」也多，石子雨點般飛來。我奮起反擊，有越戰越勇之慨，忽然腦袋頂「邦當」一響，被擊中了。不覺得疼，反而心裏升起一股怒氣，抄起大石子狠命還擊。球子一直在高高的天車（起重機）上觀戰，突然喊：「曉陽流血啦！」我伸手摸了一把，一見血，立刻兩腿癱軟，跌坐在地，哭起來。

大孩子們嚇慌了，七手八腳把我抬回了家。

這是我第一次開瓢兒。

徐悲鴻故居的深宅大院正坐落在地鐵線路上，大部分被拆除了。工地的南邊剩

下一座三開間的高大瓦房，被一道圍牆圍了起來。那是個空房子，有傳言在胡同裏迅速傳播：那裏面放着書。我一聽就激動了，在天將黑未黑之際，悄悄來到圍牆外，觀察一下周遭環境後，翻牆而入。屋子裏空空蕩蕩的，地下有一些缺損的雜誌和紙片——慢了一步，書已經被人偷光了。失落之情延續了好多天。

我把私藏的《水滸傳》拿出來，一看就入了迷。又想方設法借到《三國演義》，開篇就是：「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，真是如飲醇釀，醉煞人也。但是《三國》的文字深，好多看不明白，硬着頭皮愣看，看着看着就明白了。

六

胡同裏的孩子們在成長，話題越拓越寬，越寬越有意思。

有一回談到了手淫，七嘴八舌都說手淫不好。有人引經據典，說文革前《中國青年》雜誌上登過一篇文章，題目叫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，戒除手淫惡習」。我聽了個稀裏糊塗，便問：「什麼是手淫啊？」一個大孩子說：「就是用手，弄你的那個。明白了嗎？」意思倒是明白了，但年紀還小，意義仍不明白。不過從此留下一個

概念：手淫是惡習。

十年後，我上了大學。有一次日本留學生石田跟我聊天，說他上中學時，如果萎靡不振、無精打采、或躁動不安，男老師就會走過來說：怎麼啦？沒手淫吧？去找地方手淫去！我很吃驚，認為他在編故事：「手淫對身體不好啊！」「有什麼不好？」「注意力渙散，損害記憶力，影響發育，有害健康，容易造成陽痿，等等等等。」「你看我記憶力不好嗎？不健康嗎？」我仍不相信，與他去找別的日本留學生對證。他們一起嘲笑我的無知和荒謬。

那確實是我頭一次聽說手淫無害。但因為童年植入的觀念根深蒂固，聽了也不能接受。

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：對性的控制，是對人的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。任何事，都要從娃娃抓起。

七

我爸爸被「打倒」後，胡同裏的孩子倒沒有直接欺負或挑釁我的。有兩三個人旁

敲側擊起過哄，比如，故意問我：「你什麼出身？」然後就嬉皮笑臉地說幾句影射的話。有一位同班同學，有點缺心眼兒，對我沒表現出什麼，有一次在兩個院子的過道處遇到我姐姐，居然對她喊了一句「打倒顧××！」我姐姐一個耳光就把他抽跑了。姐姐當時十五歲。

有一個明顯的事實：對我幸災樂禍起哄架秧子的，全是我父親他們單位的普通幹部職員的孩子；幫助我保護我的，都是市工人和一般工農幹部家庭的子弟。

（同病相憐的就不用說了。知識分子家庭在我們胡同裏則幾乎沒有。）
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？講不好，但挺有意思。

我家就在我父親單位的旁邊。單位裏架起了高音喇叭，成天喊口號、大批判，我們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一天，我聽到高音喇叭裏廣播召開批鬥我父親等人大會的預告通知。

機關裏有個大操場，操場東頭是個臺子，開大會和放電影都在這裏。北面是五層高的紅磚辦公樓，解放後蓋的。南面好像有個花壇和平房，澡堂、鍋爐房、理髮室等在平房裏。南邊偏西有座老的二層洋樓，叫「舊樓」，以前部長們的辦公室都在這個樓裏。樓頂是個平臺，可以俯瞰大操場。

到了開會這天，我一個人悄悄爬上了老洋樓的平臺。平臺四周有磚砌的圍牆，我的身高正好可以趴在牆頭，伸出腦袋。

操場上坐滿了人。人人手裏拿着用綠紙或黃紙做的小旗子，上面寫着口號。臺子上掛滿大標語，右側擺一張桌子，桌上一支麥克風。

突然，有人對着麥克風喊起了口號，下面海潮般的呼聲在應和。一串被批鬥的「黑幫」從左側被押上了臺子，每個黑幫都被兩名造反派押着，一人扭住一條胳膊，脖子上都掛着大牌子。其中有我爸。

這是在他關押期間的事，因此我已好久沒有看到父親了。因為離得遠，我只能看到他瘦弱的身體，看不清面部表情。他胸前大牌子上寫的是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」，名字上畫了大紅叉子。

「黑幫」們在臺前站成一溜兒。站定，擡胳膊的造反派就把黑幫的腦袋往下按，把胳膊往上抬，使他們頭朝地面，身體彎成蝦米狀。

我父親不幹了，剛按下去，他就抬起頭，再按，又抬起來。雙方較勁用力，腳下就不穩，步子雜踏交錯，三個人扭成一團……口號聲頓起：打倒顧××！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！誓死保衛毛主席！誓死保衛黨中央！砸爛顧××的狗頭！操場上湧起一

片黃綠旗子的波浪，憤怒的呼叫響徹天空。

其實，在這些黑幫中，我爸爸的「罪行」算最輕的，既不是「叛徒」「特務」，歷史上也從未「犯過錯誤」。但運動初起時，他反對這種搞法，多次在會上公開說：「每次運動都是這一批鬥那一批，這次可不能再是這一批鬥那一批。」「這樣搞法是否合乎群眾運動搞法？是不是運動群眾？是給群眾非常壞的教育，教育青年當打手……運動都不動腦子，這不是好辦法，不會有好結果。」「圍攻誰，誰圍攻，我都反對，非常不好，我非常不同意，我堅決制止。」（引自揭發批判材料）。被打倒後，他對立情緒最大、「態度」最不好、頂得最硬、最頑固，所以鬥他最狠。據他們單位的林叔叔統計：四年當中，批鬥我父親的大會小會一共數百次。

多年後我姐姐說：那天我回到家就哭了。

這件事我同樣不記得。我的記憶在「舊樓」平臺上就斷了片兒。

不管大字報上寫什麼、批鬥會的聲音多麼義正辭嚴，我從不認為父親有什麼不好，一絲絲的懷疑都沒有過。我們全家人都一樣。

相反，正是因為有父親做榜樣，我才能在那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瘋狂時代，挺起胸抬着頭，度過兇險的童年歲月。